

正月十五  
闹花灯

“每逢佳节倍思灯”的天津灯市记忆

## 商业街灯火连天 盒子灯最爆

正月十五闹花灯。元宵节的英文翻译常见的有三种：“The Lantern Festival”“The Spring Lantern Festival”以及“Festival of Lanterns”。不管哪一种，都有一个“Lantern”灯，来诠释最直观的元宵节印象。

天津历史文化民俗研究学者高伟先生介绍，早在唐代开元年间，举办花灯夜市就成为欢度元宵的主要活动。古时，夜晚有宵禁。唐代韦述《西都杂记》记载：“西都城街衢，有金吾晓暝传呼，以禁夜行；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，前后各一日。”即在元宵节前后，放禁三天，民间欢腾赏灯庆佳节，“过去天津，从正月十四到十六历时三天，城厢内外，民宅铺户，商号门前要张灯结彩的。”

右图为鼓楼灯会。摄影 邵山



## 充满拆盲盒的惊喜 盒子灯回来了

今年首次亮相的葛沽花灯民俗文化大集，从正月初三持续至正月十六。就在花灯的海洋中，盒子灯一下子成为焦点，包括不少当地游客表示，这是第一次见到。

据说，这是葛沽特有的宝辇花会在娘娘庙接完驾，进行花会表演之后的大轴。有学者考证，葛沽盒子灯开始于道光三年(1823)。多年前，葛沽长乐高跷会的传承人胡亚培就曾在仓库里，发现一盏破旧的盒子灯，当时，他就期待着这项极具葛沽特色的传统艺术能够再次大放光彩。

在现场，起重机的吊臂高高吊起，点燃线捻儿，在大家的一声声惊

呼中，垂下一组又一组的灯笼来，有金龟驮碑、同乐彩灯、骏马奔腾、祥瑞福塔等，点燃的烟花将每一组灯照映得璀璨光亮。

最精巧的地方就是，前一组灯的烟花燃尽后，第二组才从盒子里垂挂下来，充满了拆盲盒的惊喜。

高伟先生说，过去天津的谦祥益和瑞蚨祥等大商户，也会在正月十五点燃盒子灯。门前用杉篙搭起了高高的门架，盒子灯内多者有十几层之多。每层花灯都以机关巧妙折叠，装于盒子里，故盒子灯又称“叠套灯”。花灯内容更是涵盖所有，有景、有人、有戏。天津文史、民俗学者张显明张

老曾讲述，这盒子灯还有一种《百子图》，天津俗名就管它叫“小孩尿尿”：就是最后花灯上的小孩们都往外滋烟花，热闹又喜庆。

高伟先生介绍，据说是从宫廷流入民间的，也叫宫廷盒子灯。“每年燃放盒子灯都是十五逛灯最精彩的时刻，每一次燃放都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期待，都会在人群中引爆阵阵的喝彩声。”

今年天津，除了葛沽以外，杨柳青、水上公园、鼓楼、静海等地都开设了各种主题灯会，主要景区景点也都张灯结彩，元宵节晚间不夜天，将充满着喜庆、热闹、团圆的气氛。

名角大戏正应节  
妇女出门溜百病

天津的戏园子大年初一就开箱了，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唐文权介绍，元宵节的应节戏要数《上元夫人》和《元宵谜》了，前者是梅兰芳的拿手好戏，后者是评剧的喜彩莲和京剧的荀慧生所擅长，在天津相当火爆。

天津有一句歇后语叫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”，这是津旧风俗，说是过年，尤其是正月十五讲究送灯。届时，当舅舅的就是手头再紧，也必须得送自己年幼的外甥一盏灯，高伟老师说，大多送“鸭子灯”，取其谐音“押子”之意，希望外甥长命百岁。

唐文权在整理京津两地相关民俗时，发现在诗词中记录不少元宵节的风情。他介绍，冯文洵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中，就有“年年灯闹上元春，曼衍鱼龙百戏陈。昨向估衣街上过，一轮皓月照行人。”记录月圆之下，每年天津闹元宵，尤其是估衣街上，不但灯火璀璨，而且各种花会争相表演，是相当热闹；“窄窄弓鞋步步娇，银花火树过元宵。出门不为寻亲友，一走能将百病消。”则是说天津妇女在元宵节能出门溜达。

同时，在萧智汉《月日纪古》中有诗云：“元宵雪衬一灯红，走百病后摸门钉。但愿来年生贵子，不枉今番寒夜行。”李孚青《都门竹枝词》也写道：“女伴金箍燕尾肥，手提长袖走桥迟。前门钉子争来摸，今年宜男定是谁。”北京乃至北方地区，元宵节出门遛一遛、摸门钉是一种很普遍的风俗。张显明张老补充



葛沽燃放的盒子灯。(资料图片)



热闹的舞龙表演。摄影 王志方

## 逛花灯猜灯谜 那一夜无穷快乐

天津的灯，曾经是从除夕夜就开始点燃。著名红学家、天津咸水沽出生的周汝昌先生就曾回忆，“寒夜的除夕，各式各样的灯火点燃起来了，高悬的，成排的，照门映路的……处处亮了，孩子们像新开辟了无数的新天地，在‘探幽寻胜’。”几年前，周先生的女儿周伦玲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回忆“花灯迷”父亲时说，“有一年，他得知当时天津有万盏花灯闹元宵的盛况，非常高兴。他说，民俗是民间老百姓自己发明，自己选择、自己创造的美好境界，这些都不可以借口‘现代化’而乱来的。”他当时说，花市灯如昼，如果真的要换成1000度灯泡照亮黑夜，“那只是繁华都市的夜景，就不是过年逛灯

节的意思了。”尤其有一阵，流行的官灯都是一个造型，“肥矮的傻瓜似的，还加个穗子”，在老先生看来，“花灯”就得造型各不同，不然就“守着一个灯好了，何必逛呢”。周伦玲回忆，父亲常说：“每逢佳节倍思灯。”

周汝昌先生和四哥周祐昌，还曾在劝业场买过一对六面绘制《红楼梦》故事的官灯，大年夜在客厅里挂着，后来到正月十五，就挂到自家“同立木号”临街铺面的檐上。当时天津南郊有花会巡游，路过各家商号都会表演，在“同立木号”前表演就一直是在兄弟俩买回的这对官灯下。

高伟先生以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载为例，过去元宵佳节，“游人集御街两廊

下，奇术异能，歌舞百戏，鳞鳞相切，乐声嘈杂十余里。”这样才突出一个“闹”字。在明代时，正月初八上灯，十七落灯，连续十夜，家家户户都悬挂五彩彩灯，彩灯上描绘各种人物花卉，舞姿翩翩，鸟飞花放，龙腾鱼跃，照耀通宵，鼓乐游乐，喧闹达旦。

“清代以后，天津的元宵节期间，像估衣街、官南官北大街等商业集中的地方，整条街都被各色彩灯、花串装饰一新。各家商户门前更是争奇斗艳，豪华的官灯和走马灯令人目不暇接。”吃元宵逛花灯猜灯谜，还有舞龙舞狮高跷耍幡的各种花会可观。高伟先生说，花灯下挂着的谜语题签，给夜晚逛灯人们带来无穷的欢乐。



天津老城一隅。(资料图片)

说，过去还有天津老城的时候，元宵节时城门不关，妇女出门逛街，还能上城楼遛百病，下城楼的时候，已婚的小媳妇们还要摸摸城门的铜钉子，讨个“添丁”的好彩头。后来天津老城被拆，摸门钉无法实现，保留下来的遛百病也延续到正月十六。

新报记者 单炜炜

新报



新报微信平台